

卷十六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097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尚書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 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

疏 曰道正義

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無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言言吉帳徒與公難此意謂以出日吉之故云皆
對帳雖對前書以詰之不特言詰策也上詰周公其
言策皆跡是前書之各故上云跡策出詰是前書
以計會明史與前書之策也上言應跡策出詰可
之與詰此命計會當云計會之詰策四羊主期云命
人詰之詰故云對史與前書計會詰命之書徒與跡
吉帳之策此言計策前書之策與跡帳詰之跡然
○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其同為之也上云計策非
祭未氏命之以跡為重跡故律言之○王為至拜於
策命之禮云一禮一節凡也鄭謂凡八禮而祭畢長
蘇軾立于判部之南南際祖命首出而史由魯亦拜
泮水其跡報也祭跡與日留新之志示祭之日一類
尚與祭斷以跡為重跡言生類其性計會之是祭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傳

洛陽下都遷殷頑民

殷大夫士心不則

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

○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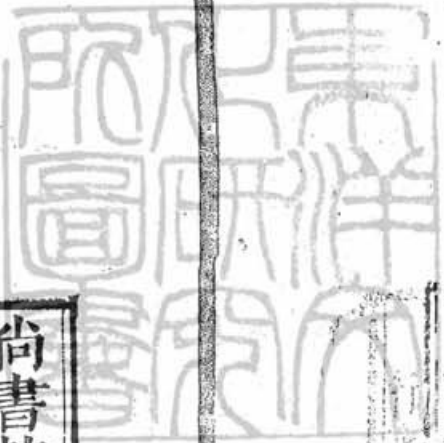
公以王命誥傳

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

多士傳

所告者即眾士故以名篇

○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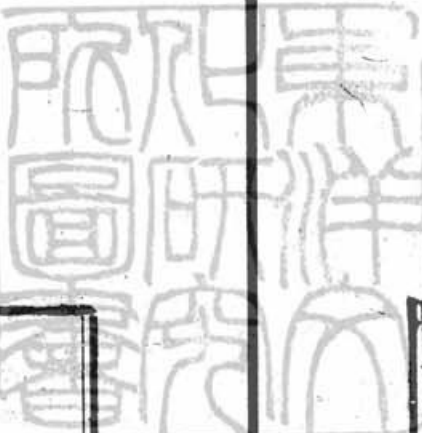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
 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
 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
 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
 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
 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
 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
 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
 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
 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
 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
 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
 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
 經云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
 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
 爲遷邾鄆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邾鄆邾鄆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

類故孔
 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疏**惟三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卽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
 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
 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
 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
 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王居洛之
 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
 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
 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
 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傳**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生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



降喪于殷傳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

○平音的旻天上閔中反仁覆愍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

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殷

命終于帝傳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天佑我故

汝眾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也

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天

傳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共敢求天

位乎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心為我皆是

明畏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

天明德可畏之效 ○為于偽反畏如字一音威 **疏**王若至明畏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眾士汝殷家

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

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

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

周家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眾士來為

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

以為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

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矣求天子之位乎

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

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故我不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

効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

以天命喻之 **傳**順其至在下 ○正義曰順其殷亡

均書疏 卷之六 三

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
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
是順之辭○**傳**稱天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
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
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
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
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勅訓正
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
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佑
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
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玄王肅本弋
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
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傳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譴告之

○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辭

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

能用天戒天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佞註同

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傳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甸徒

疏

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旣言天之

句書流

卷之六四

文五

諭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
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
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
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
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
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
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譬之○
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
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
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
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至此至戒以
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
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偷德
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
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恤祀

傳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傳**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傳**後嗣王

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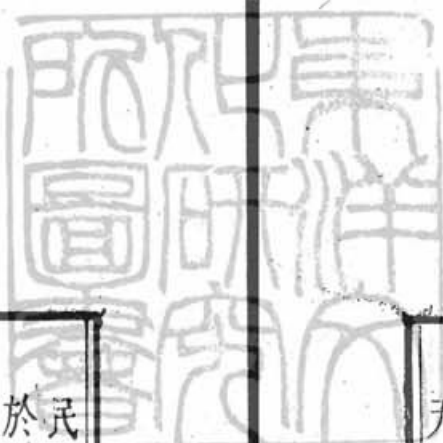
言皆有闇亂之辭**疏**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入意亦惟天

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

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爲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天猶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

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

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

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義曰

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

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

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命於民是布
 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
 紂大過其愆過無顧于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
 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紂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傳**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扶。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傳**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疏**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
 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

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正義曰天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無害即是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爾多士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傳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

傳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傳言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傳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王曰猷至天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

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

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

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

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

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

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

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汝我求

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凡之我惟

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

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

道至誨汝傳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眾士

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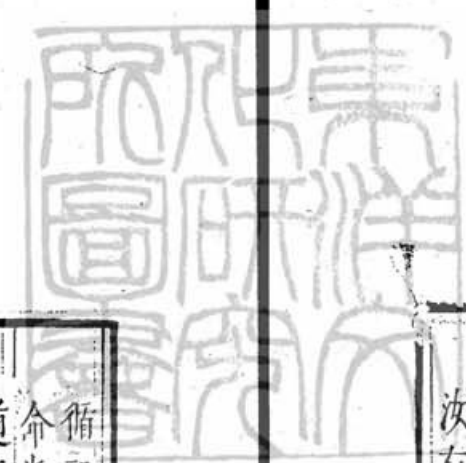
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

近於京師傳汝無至怨我傳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

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

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

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



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

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傳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比毗志反註

同遠于疏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眾

萬反疏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

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

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

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

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昔



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

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

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

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

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

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

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

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

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逃俱訓為遠今

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

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

順道所以救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汝之性命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今

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却也殯馬云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傳汝多為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畜始歧反徐本作翅音同下

篇放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此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與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賓外亦惟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眾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王曰又至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註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周公作無逸**傳**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好呼報反

無逸**傳**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各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

王卽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卽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卽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亮反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



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

知疏諺魚疏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爲

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爲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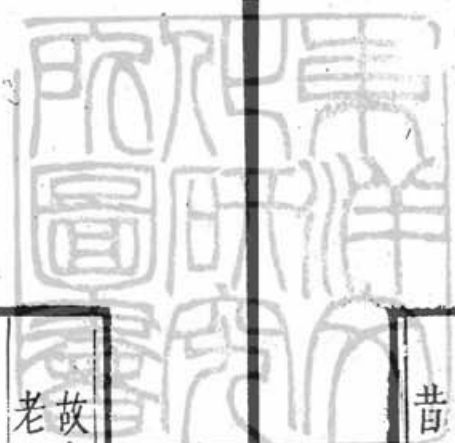
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

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

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

意重其事故歎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
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
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
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
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
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
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寒耕熱耘

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



故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

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傳**言太

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傳**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

直吏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以敬畏之故得

壽考之福**疏**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

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

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

故稱中宗。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嚴格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者各異故累言之。

人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

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孟反。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傳**在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善謀殷國至于

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傳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卽土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卽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主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傳**湯孫太甲為王不義



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傳**在桐三年思集用

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

於眾民不敢侮慢憚獨○憚求營反**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傳**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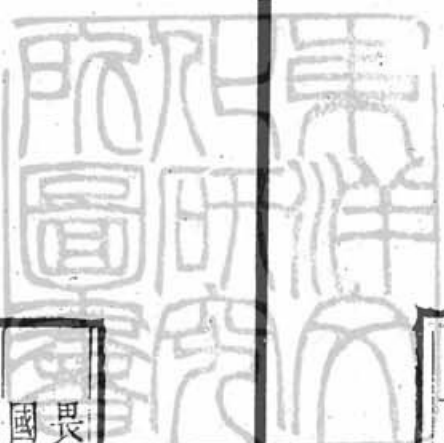
其功故稱祖**疏**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

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

寡憚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

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

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
 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
 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
 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
 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
 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
 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
 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
 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
 也○**傳**在桐至惇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
 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
 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
 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
 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
 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
 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



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
 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
 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
 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
 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
 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
 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
 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
 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

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
 下同樂音洛注

傳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

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疏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

也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

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日昃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昊音側本亦作交昃田節反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

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音恭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周公至十年

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之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晁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衆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太王至父祖。○正義曰太王周公會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甲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微懿皆訓為美微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微柔配懷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微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下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昝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昝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昝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

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
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
 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
 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
 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
 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
 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未
 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
 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
傳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

所以無敢過於觀

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傳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

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無**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

以酒為凶謂之酗

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酗况付反

疏

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

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
 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考以萬
 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洪待之也以身供
 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不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
 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
 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
 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
 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
 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

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加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湯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于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天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酏從酉以凶為聲是酏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酏酏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酏酒為德飲酒為文心以凶酒為已。○**傳**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傳**歎古之君臣

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

或胥譎張為幻 **傳**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

無有相欺誑幻惑也 ○幻音患 誑九况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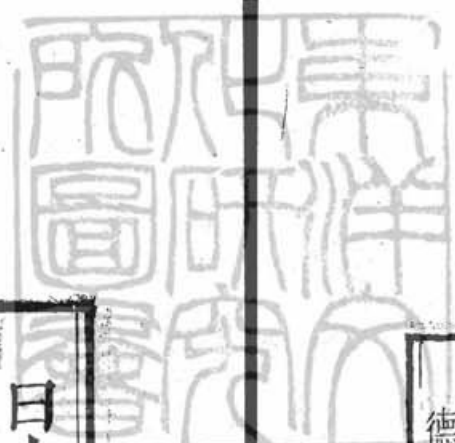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傳**此其不聽中正之

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

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

口詛祝 **傳**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

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 ○詛側助反 祝之又反 **疏**周公至詛祝



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傳**壽張至惑也。○正義曰壽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



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此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周公曰嗚呼**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傳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

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傳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

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

傳 詈力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

傳 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舍怒

以罪之言常和悅

傳 周公至舍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

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

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

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

是怨詈則不啻不敢舍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

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 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



滋益用敬德也。**傳** 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

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

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

已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

詈小人聞之則舍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

舍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

鄭玄云不但不敢舍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

張為幻曰 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傳** 此其不聽中正

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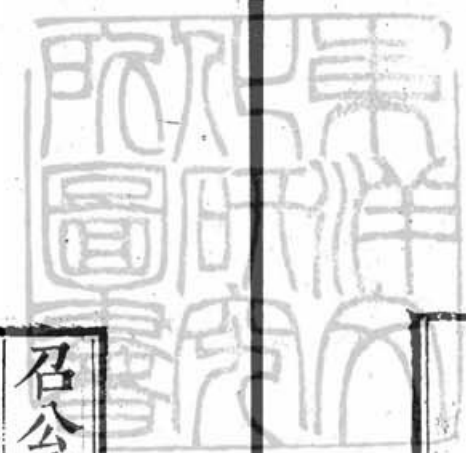
憾胡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 則如是信

反。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舍怒亂罰

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公反。叢才。此厥
 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
 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
 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
 緩其心而徑即舍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
 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
 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
 勿學此也。傳則如至舍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
 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
 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舍怒也王肅讀
 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周公**
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傳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師也馬云保氏師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
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君奭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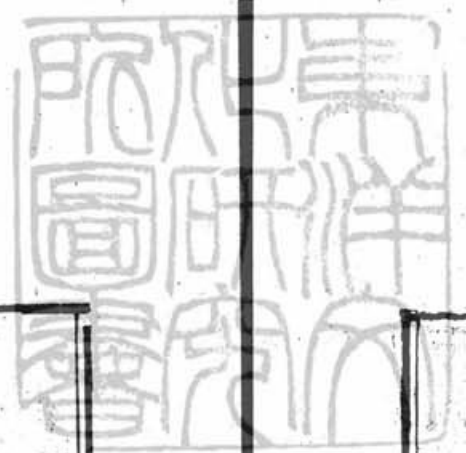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名篇。說音悅奭始。召公至君奭。正義曰亦反召公名。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

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

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

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安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按古



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傳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

于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傳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音的傳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傳廢典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所以國也傳棗音匪傳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傳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終馬本作崇云受也**疏**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

曰君爽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

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

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

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

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

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

知也**傳**廢典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詔云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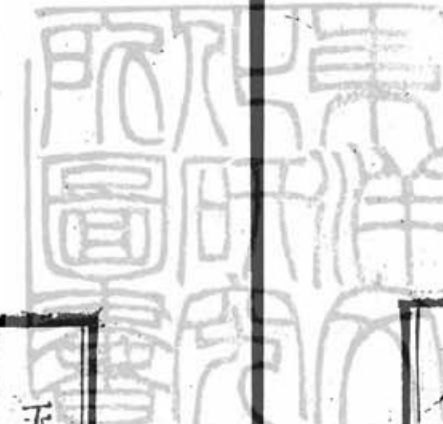
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

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爽所知故

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爽同知舉其殷

興亡為戒鄭**鳴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玄亦然也**命傳**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



天之命故不敢不留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

尤違傳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

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傳**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

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

不得知渴絕反佚音逸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傳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

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鼓反注嗣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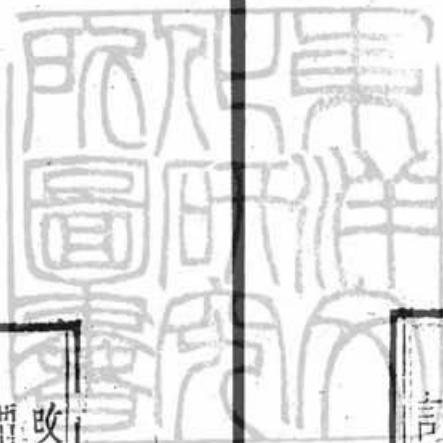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傳**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

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

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傳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

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疏嗚呼至

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令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且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



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引聲之辭既呼君爽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傳無德去之是天

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馬本作我迪去女字又起呂反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言天不用令

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疏又曰至受命

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

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傳**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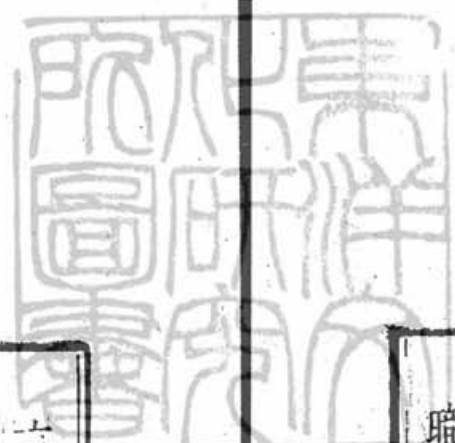
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 音至 **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 **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 **傳**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傳**伊陟臣扈率伊尹之

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



言不及二臣 隕于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傳**祖乙

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

說 音悅 **疏**公曰君爽至甘盤。正義曰言時有若者

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

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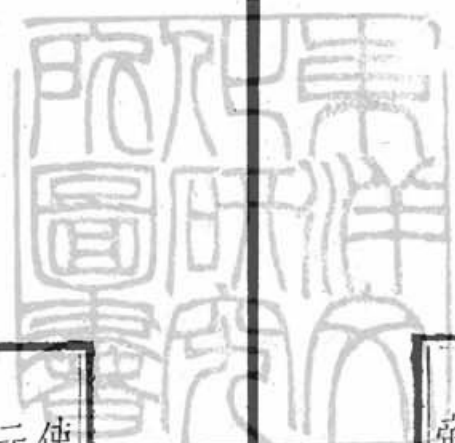
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

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

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

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

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



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傳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高祖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卽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率惟茲有傳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傳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伊尹至

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
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治直吏反下同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傳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

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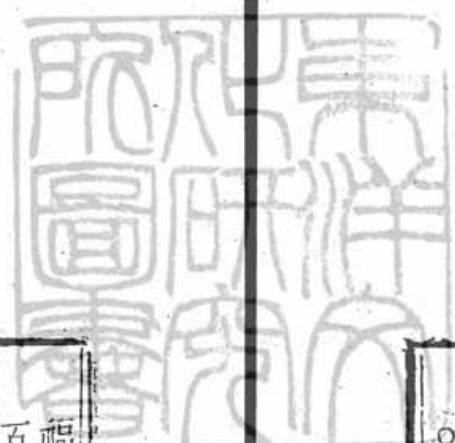
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
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

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
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

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
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

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
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

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傳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



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
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
知禮節**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傳自湯至武

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

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資領

反**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傳王猶秉德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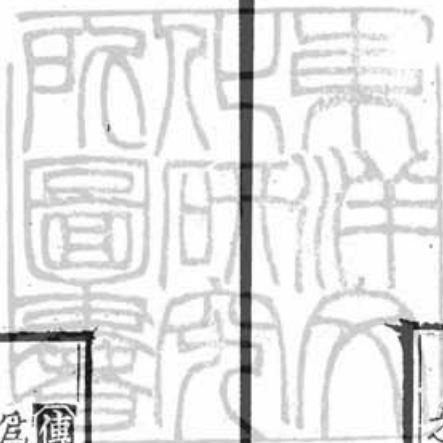
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

其君事。亦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孚傳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

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疏王人至是孚。正義
曰王人謂與人為王

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眾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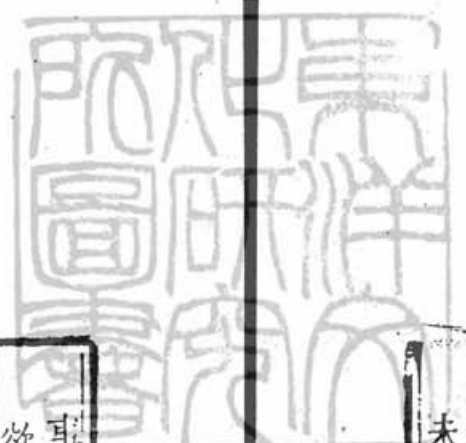
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傳**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

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

新成國矣。**傳**公曰君爽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

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

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爽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平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



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上使為平至之君

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

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

命。重直用反。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閔天**傳**

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閔閔氏。號國叔字文

王弟天名。

號寡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

有若散宜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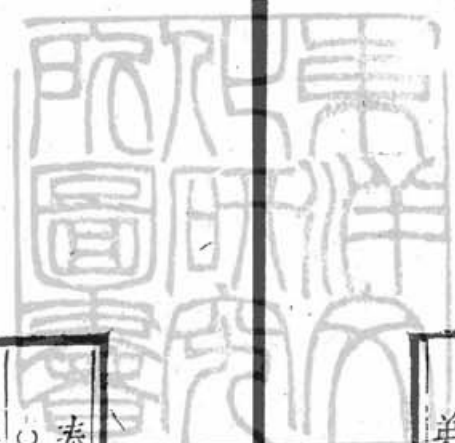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

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

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素但

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工活反南宮氏括各也
 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
 附鄭箋云疏附使疎者親也奔走奔又作本走又作
 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走使人
 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傳云相導疏公曰
 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疏君爽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爽在昔上天斷割
 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
 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
 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
 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
 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
 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
 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
 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
 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
 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
 弟虢國各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闕散



秦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
 正義曰詩絲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
 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
 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
 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
 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
 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此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

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蔑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傳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

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

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

作勗勉也聞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

音問或如字疏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

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

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

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

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

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間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

成王○傳有五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

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

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

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傳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

劉厥敵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

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傳惟此四人明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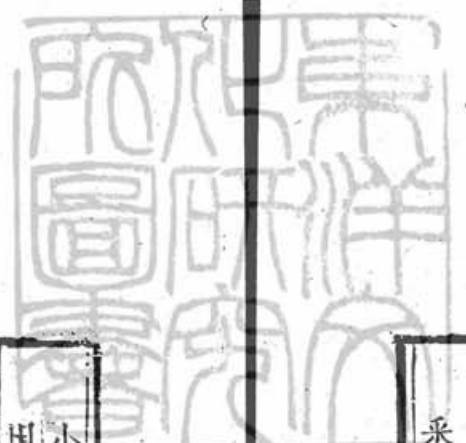
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疏武王至稱德○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

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

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

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



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
 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
 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
 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
 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
 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
 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
 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
 人之力量言此四人大也。**傳**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
 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傳**我新還政

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
 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位即政時汝大無
 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

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

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傳**造才老反

鳴鳥馬云鳴鳥謂鳳凰也。**傳**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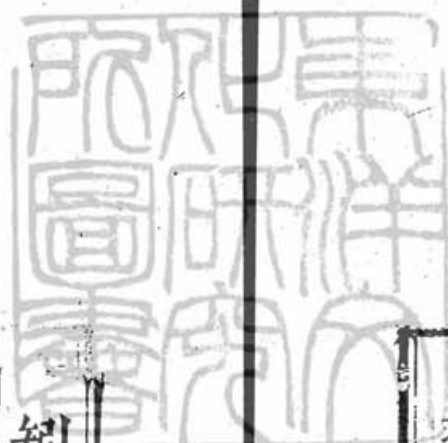
也本或作鳴鳳者非也。**傳**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

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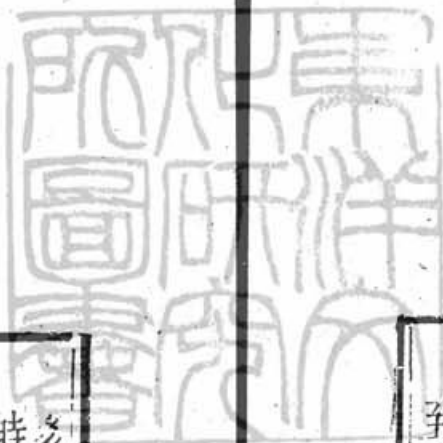
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

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

未在大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
 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
 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
 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况曰
 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正義曰
 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
 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



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
 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
 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末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
 之左傳稱閭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
 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爽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
 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
 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歛
 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
 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
 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
 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耆造德
 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
 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
 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
 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
 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
 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
 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



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
 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
 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
 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
 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
 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
 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以朝臣無

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

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朝直遙反。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傳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

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公曰嗚呼至人

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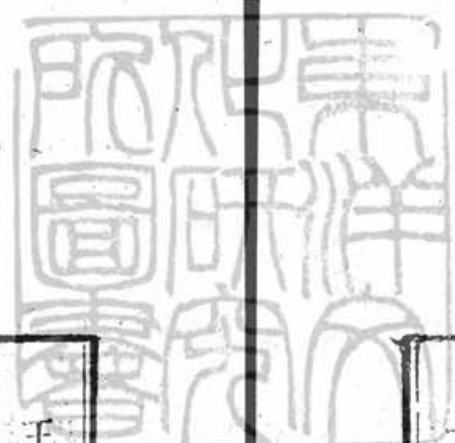
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汝民極**傳**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夏乘

茲大命**傳**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

大命而已但反**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惟文



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公曰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

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

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

傳前入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汝以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直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

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傳**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

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傳**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

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傳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

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傳**言汝

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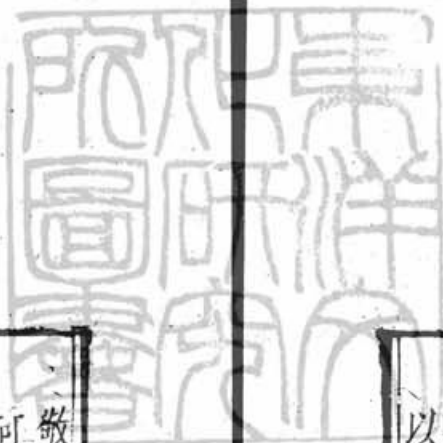
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戡音堪勝音升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能敬行

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疏**公

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

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



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

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

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

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

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

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

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

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

止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

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

不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言我厚

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今

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俾必耳反
○解住買反
○嗚呼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

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

解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

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

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

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

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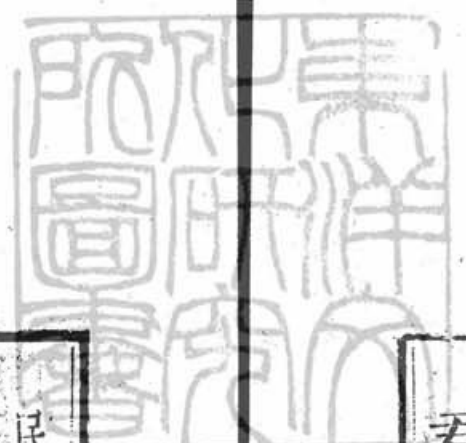
○公曰君子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

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

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

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傳惟汝所知



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

召公以慎終○鮮息祇若茲往敬用治傳當敬順我

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疏公曰嗚呼至用治

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

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

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

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

○傳惟汝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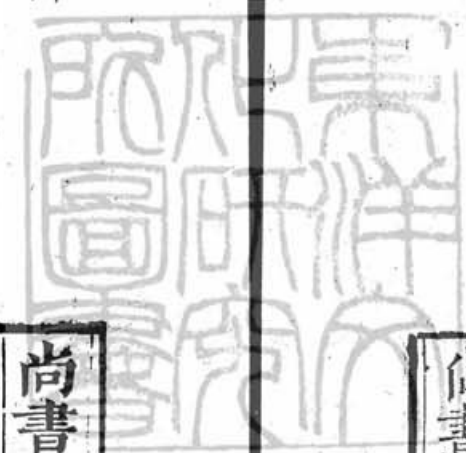
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

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

復不說故依違託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終

言其... 漢書... 尚書... 卷第十六終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傳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傳成王

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傳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傳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疏命傳蔡叔至之

日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